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十七

序

送婁志淳太初赴石城縣王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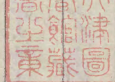
石城王簿婁志淳將赴官予昔與簿之叔父道輿甫同年貢士交契猶兄弟視簿猶從子也於其來別也惡得無言哉簿之大父良堂翁宋嘉熙庚子以詩經貢越二十九年戊辰特恩對策授迪功郎尉饒之德與翁之伯子德剛甫簿之父也咸淳丁卯以詩賦貢次年登進士科授迪功郎尉袁之萬載一家二尉並轉從政郎一授福州監鎮一授吉州法曹值革命隱不復仕旣而翁暨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一

伯先逝簿之諸父唯仲叔季在鬚眉皓白儀觀甚偉儼如商山老人畫像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之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當路爲皇朝收拾遺逸道輿甫充濂泉石林兩書院長志淳亦以湖北廉訪使程公薦長南嶽書院簿注寧州教再注南康路教以至于今遂分縣寄夫石城頓之鄙邑地偏俗樸近年隸寧都州民苦於兩屬儻親臨之官又不憫恤之民無所倚矣簿世儒世宦恂恂慈祥薰沐乎聖賢之書講聞乎仁義之實蓋非一日潔身如秋霜之肅愛人如春



陽之煦民其少瘳乎予不以居小官爲簿之嫌而以遇好官爲民之幸有胡廉者石城士也簿其詢焉

送廬陵解辰翁謁吏部選序

廬陵之士俊偉卓犖之類多謹重信厚之類少昔人論漢山西諸將獨趙營平蘇屬國似非山西人物予亦嘗言益國周丞相雖家廬陵而俊偉卓犖之迹韜於謹重信厚之中故其名位所到事業所就超出衆人之上撫州學正解應辰翁廬陵善士也棲遲郡邑學官十五年其文可稱其政可稱而不矜持不淺露恂恂乎國公氣象年踰六十矣方將謁吏部入教授選固不能有其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二

鄉衮之名位事業然予觀其所存所爲謹而不肆也重而不輕也信而不妄也厚而不薄也則所勝所致壽考康寧之福當必有以異於人况其先世累累以儒策勲而未崇顯其從子一貢再貢騰騰青雲之步予將坐見解氏一門之盛辰翁吾子之同僚而意度與老拙合臭味相得也今於其去不能不怏然書此以別云

贈鄱陽柴希堯序

鄱陽柴獻肅公之諸孫得仁以希堯爲字能詩有句輒動人又喜讀論語可謂克念厥紹也矣往年遊諸公間若程承旨鉅夫鄧學士善之石中丞仲璋郭侍御幹卿

皆獎許之騷騷二十載栖栖無所成竭來臨川偶與老拙相邂逅與之語知其才而知諸公之獎許之者非過然猶不免戚戚於不遇汲汲於速達予於是忠告焉夫士孰不欲遇且達也而其遇不遇達不達繫乎天豈人所能爲哉是以古之君子不當富貴而富貴則不處不當貧賤而貧賤則不去素位而行貧賤亦榮不義而得富貴祇辱爾君子曷嘗惡富貴而不求知其無可求之理也旣不可求雖戚戚汲汲其何益聖人固云學也祿在其中矣在其中者不求而自至之辭吾但修吾之所當修命一旦而通富貴之來也孰禦正不在乎戚戚汲汲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汲以求之也子其執已讀之論語復之究之必將豁然有悟而信老拙之言爲信不然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唐李愿之所耻也愿且耻之而况不爲愿者乎故予不敢爲先正之後人願之也

贈彭有實序

彭鼎有實三世工小兒科擅名里中幼幼矣而求老老焉愛用師所傳鍛鍊修製丸藥數十品救急扶衰已疾延年服之能却老而還童取信於近將行於遠以博其施予嘉其伎之奇心之溥也遂言曰錢鏗壽踰八百而

未老養生家祖之謂彭祖子孫以彭爲氏有實豈其苗裔耶俾幼者長大以至於成人老者少壯以復於嬰兒厥功懋哉由此醫方之丹進于仙方之丹人得如彭祖之壽則躋一世於壽域矣可以上禪聖朝好生之仁奚啻名里醫而已雖名國醫可也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伊川程子云然耶舉此以爲行券

贈碧眼相士序

昔人有青白眼者重其人則青眼視之輕其人則白眼視之善輕重人莫相士若也今彭相士以碧眼自號夫碧眼者青白之合合者混而一之也然則人之可輕可重將混同而不別異乎相士曰青白相兼而爲碧碧則有青有白二眼俱有人之輕重豈不瞭然在吾眼中也哉予曰善然青者木也白者金也木必臣金金必勝木是青之分数弱白之分数強也木弱金強吾恐重人之眼常少輕人之眼常多也何如相士笑而不荅

贈紹興路和靖書院吳季淵序

今世之學官大率借徑以階仕進孰肯省職其職守之當何如哉才之所堪學之所至皆所不問唯計日書滿以待遷而已新安吳希頰季淵生朱子之鄉往年受知憲使廬處道勉之以進學繼而及吾門亦嘗告之朱子

所以爲學之等級欣欣然若領會於心也今將長和靖書院而復請益於予予豈可以今世之學官待之乎朱子之學祖於程程子之學以敬爲本而講究以明之踐修以誠之和靖尹先生程門高弟弟子也其所傳於師專以敬爲務學之得其本者未聞或之先也書院以祠尹先生則爲之長而闡教於其間者其可不學尹先生之學而懵懵悠悠虛度歲月也邪欲學尹先生之敬者如之何曰朱子之箴盡之矣季淵依朱子之箴而實用其力焉予之望也能如是其於長書院之職守餘事爾而予又奚言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五

送潘漢章序

浙東俊士潘漢章違親而遊江之東家在千里之外曠定省二年餘矣一旦幡然思歸朋友畱之莫可此良心之發見不容遏者人皆嘉其孝誠能因是心而擴充焉其孝可勝旣耶夫孝者非止顧父母之養而已至若擢儒科登仕版以榮其親亦世俗之所榮君子不以爲榮也然則孝當如之何曰生我者父母也所以生我者天地也天地吾之大父母乎吾所受於親以爲身者全之而一無所傷是之謂孝子吾所受於天以爲心者全之而一無虧是之謂仁人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

之極故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斯言也張子訂頑具言之漢章盖有所已學亦有所未學其尚以是自勉哉

贈浮屠師了一片雲半間序

浮屠師了一片雲字而號半間噫老氏以無名不可名爲道盖聞浮屠氏亦然究意洞徹閉塞滲漏是名了一此法無二上復何加焉名已贅矣而加之字以倅其名字猶未也而加之號以侶其字贅不亦甚乎且夫空所有而不實所無者其法也綴以片雲綴昏翳也益以半間益障礙也妙明瑩淨不留纖滓而何有於雲虛空浩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六

蕩孰爲宅舍而何有於間一也本無有則非一幻口幻語誰實其無若曰雲曰間等是有相正覺正知蓋空其有愛有相士爲說偈言六塵總銷亡四大皆變滅無雲無片雲無間無半間珍重一上人巍巍衆中尊不滅亦不增了此不二法

送廖信中序

舟也不可以梯山車也不可以航川此器之各適一用者人則不然夫豈拘拘於一而不能相通也哉故仕不擇何官官不擇何地世謂之通儒近年選部惠儒選之壅凡應得儒學教授者許注各處巡檢而其地皆嶺海

之鄉邊鄙之境夫以章甫縫掖之儒一旦使之驅馳弓馬以戢姦捕盜爲事疑若失所宜然此例一啓趨之者紛紛會不以爲怨苦何也夫既不甘於淹滯而幸其變通則又豈敢辭勞避遠哉臨江廖珙信中年少才俊在選十年不調黽勉循例受惠州屬縣巡檢而去吾固知其才之所優爲也然不無可閔者焉士之于祿將以悅親也信中親在堂違之就官不可也奉之而蹈危不可也其何以處之東廣大帥府宣慰一道近例取儒官爲從事才名之士儻得與於其間公可以服勤私可以便養臣道子道兩得之矣大帥多貴人鉅公必有惻然憐臬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才而羅致幕下者子其往哉

送周德衡赴新城教諭序

三代以後設官立師以善天下宜自一縣始縣之有學學之有師蓋不輕也宋之季以三舉不第人尸之乃上之人所謂不才無用憐其老而息之者進士不居是官也顯官不歷是途也於是其官雖重而望已輕矣今世之儒者入仕格例無不階縣學官而升苟得之則顯官可以積漸致故其職浸重而求爲是者率多新進之俊流昏耄不任時用者自退縮而不敢進焉然選者未必皆當其人也盱周君德衡名父之子壯年嗣其同宗兄

掌學事于新城其平居所得於家庭固已高出於人人而又不自是也勤勤走四方以增益其所見聞則其居是官也誠無愧而或者謂其人可也其年未可也余曰不然昔王通氏二十五而爲人師唐初諸名臣或以爲河汾之所培育其功不亦大哉周君之言於仲淹有加矣新城雖下邑何地不生才也培育而成之他日文學彬彬爲國家用可以稱明天子詔旨推其功必曰自周氏君其行矣哉

送黎希賢序

瀘溪蕭令君深可詩人之子文雅風流不墜其世異時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八

容其門蕭之父子兄弟與宗族賓友舉酒論文詩琴壺奕日不下數十人其爲樂也雖鄉相不與易也後數年再至則深可君出而仕矣宰廣昌秩滿再調瀘溪瀘溪小邑也士民與蠻獠雜佈戶才二千餘屢居二十之一而爲仕者不一二焉夫去其平日之樂而就其所不堪處人情所難也能人不擇官能官不擇地尺土一民皆足以行志而有所擇而有所不樂深可君豈爲是哉一日以書歸命其里中有黎希賢爲客希賢甚少而學詩之志甚劬以盛年有志而得此主也以異鄉無友而得此客也吾知其交相樂也至有樂於心而仕日以優客

有樂於心而學日以進風雷之爲益水火之爲旣濟物
有或同或異而相發相成者如此此吾之所以樂爲之
道也彼其客主之樂無預吾事也而吾亦樂焉者此心
同也此心同則此樂同雖言其事於數月之前想其人
於千里之外庸詎知其不相感而樂乎吾亦令君客也
希賢至其以吾言論之必爲之蹶然一笑也

贈數學胡一山序

數學至康節而極觀物內篇六十二演數學者五十篇
始於一五乘而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年數也元會運世
三十有四幹三圓支一徑其圍象天始於四三乘而一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九

萬七千二十四者物數也聲音六呂十有六幹四唱支
四和其方法地康節之數此二例而已前乎千歲之日
至可致後乎百世之事會可知數云乎哉康節之心如
明鏡止水不塵不波凡物無以遞其形所謂至誠如神
者此心不傳而數固在近世術家以年月日時幹支起
數推人貧賤富貴禍福壽夭曰先天曰後天曰太極曰
皇極其名至不一而皆出乎二例之外坐而肆立標榜
以自銜鬻必康節康節云甚哉醫之多廬巫步之多禹
也獨範圍一家不事假托初蓋取諸圖次蓋取諸元雖
其用卦用爻未中理然視諸家則遠矣吾里中胡君手

橫布堅布口橫說堅說言之中者十七八數則同而所以用其數者又各不同是必有獨得於心而吾不與知者故樂爲之道而願與世之學數者共屬心焉

送李鴈塔序

韓子稱李虛中以人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二昔聞其語未見其人也歲乙亥今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程公從其季父官于撫與余日尚羊郡市間公與予同歲生書同歲者四人年月日時就鴈塔李君問君立爲剖決無疑思其一無成而天其一有成而虛其一因人而成也速其一自立而成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十

也晚于時君不省余二人爲何若人余二人亦不以君言爲然也後驗之則所謂無成而天者不數年竟死所謂有成而虛者時已繇太學成進士授戶曹以歸未幾革命不及仕所謂因人而成速者程公也是歲十二月公之季父攝守旴歸附入覲賞獻城功公以從子得宣武將軍管軍千戶旣而入質以文字被眷知歷翰林秘書集賢出爲行臺侍御史由侍御史爲廉訪使所謂自立而成晚者余也自乙亥至今二十餘年於三人無一不驗所不驗者余爾雖韓子所稱李虛中之術其能有以過是哉或謂君之驗者盡其術以窺天也其不驗者

不盡其術以悅人也夫盡其術以窺天則泄天不盡其術以悅人則欺人君之名日起而術之行也日廣欺人固不可泄天亦不可君無易其言哉

送黃通判游孔林序

余弱歲聞江西部使者薦人以黃吾老豐城之政爲五十四縣第一因是得君姓名而未識也後十七八年始識君於盱時君爲黃初幼安永初元亮矣又後八九年再見君於洪則君年益老氣益壯容甚澤而言議疊疊不衰方將東游魯嵬孔林闕里墳廟或謂君將於是求夫子之道君求之久也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知不知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不在乎其居也亦不繫乎此行也而君此行豈他游比哉余故取其意焉君於昔爲才進士歷官所至有能聲人所期望以爲可謂有爲於斯世者今以紹定遺老德祐朝士年六十有七猶能跋涉數千里縱觀宋氏百五十餘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其可喜也夫亦可悲也夫

贈星禽詹似之序

東七宿象龍西七宿象虎南七宿象鳥北七宿象龜蛇其來尚矣其後以十二辰肖十二物又因其類附益之鼠兔馬雞之屬各三牛虎龍蛇羊猴犬豕之屬各二十而及十六總之爲二十八宿禽蓋余有所未喻而目

者以之定吉凶占者以之候晴雨兵家以之一衆志測敵情其法尤神以至術家用之以推人命亦往往而驗雲丹詹似之得其術於中州比南方舊法差一宿余嘗泛舉人生年月時以叩隨聲應荅而不竭凡人之所稟定於有生之初所值於有生之後甚不一也其氣質意態禍福影響言之切中其實百不失一二何其神哉然其所論者人之命也人之命同乎物而不皆同乎物也以人下同於物夫既知之矣以人上同於天猶有不知者能不物於物者其惟天人乎

贈張嘉符序

與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聖人言天下國家之經以重祿爲勸士之道古之府史與下士同祿薄者食五人厚者至於食九人祿足以代其耕當是之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府史亦然何也惟其有養是以能有守也國朝官吏之祿未嘗不厚然自中統以來至于今物價之相懸奚啻数十倍物日以重弊日以輕而制祿如其舊於是小官下吏或有不能自給者矣彼不能自給而欲其不疚於利難矣哉其間卓然自守不移者非其資識之明漸習之羨不能也大各張嘉符以世宦之子試吏方其從事列郡時已表表獨異於人及以廉幹擢爲憲府掾歷江西二道八九年

如一日始終無毫髮之玷人莫不難之夫其所養之祿與衆人同而其所守之行與衆人異則古之所謂重祿而后勸者亦常流爾若夫不以常流自居詎肯以祿之輕重變易其所守哉嘉符家有嚴君清謹自持典司風裁儼然爲憲府之望平日家庭漸習耳聞目見固已一出於正而又日讀四書以充其資識宜其非常流之所可企及也吏秩滿且入官矣以其所守移於官所至必有廉循之政事予安得不嘉其已然而期其未然者哉嘉符諸子亦務學左右圖書手不釋卷與今日之士同其趣世世子孫清白著名其在張氏一門乎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贈成用大序

成用大於時流靡不交於時務靡不達蓋亦有用之士迺祐六年春自和州來與予遇於金陵欲學易予告之曰易在我不在書也堅予之志充予之才歛藏其精神專一其智慮先之以小學之明倫敬身繼之以大學之窮理慎獨夫如是可以爲士矣由是而希賢焉希聖焉所謂進德修業所謂直內方外勉勉循循而不已易之道有不具備於我者乎蓋得之於心踐之於身者上也索之於辭驗之於事者次也聒聒於口耳而姑以爲名焉者下而已古之學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苟道義蘊積於中豈有無功不利於道義哉舜跖之分毫釐之間耳繫辭傳三陳九卦曰履也謙也復也恆也子欲學易於此深思之

贈洪德聲序

人皇命蒼頡制字開萬世人文之先至周太史籀一變秦丞相斯再變而其事形聲意之妙無變也隸行篆廢人文幾泯矣况又姿媚而楷簡畧而草乎繇漢以來千年間篆法靡聞唐李縣令陽水宋徐騎省鉉二人僅僅名世嗣徐之後夫豈無人而超絕者鮮則古學之不傳豈不重可嘆哉金谿洪震德聲有志於此余喜古學之具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古

贈周尊師序

今上之初元法師周鶴心從天師至京國其明年夏歸故山朝之文人各贈言以華其歸有序焉有詩焉或羨其進見受恩之榮或歎其退修成道之高夫中朝人物之淵海詞章之叢藪也而其所羨所歎於師者不出乎二端若師之意則或不然師之意若曰上恩雖厚身外物耳吾不自知其榮也仙道雖神分內事耳吾不自知其高也夫以衆多文人之爲說舉未足以得師之意則師之遐精遠趣茫茫未易涯涘也詎可以淺窺而臆度

乎而予復何說哉蓋聞古之至人有冲而無盈也有隨而無迎也似敝而常新似訕而常伸師其歸矣晨鍾暮燈

贈郭榮壽序

或問相地相人一術乎曰一術也吾何以知之從藝文志有官宅地形書二十卷相人書一十四卷並屬形法家其叙畧曰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又曰形人骨法之度数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然則二術寔同出一原也後之人不能兼該遂各專其一而析爲二術爾廬陵郭榮壽善風鑑又喜談地理庶乎二術而一之者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五

夫二術俱謂之形法何哉蓋地有形人亦有形是欲各於其形而觀其法焉雖然有形之形有不形之形地與人皆然也形之形可以目察不形之形非目所能察矣余聞諸異人云

贈曹南壽序

夫成形之至大者地也有形而最靈者人也地之形工於目者能相之人之形工於手者能像之曹南壽一身而工二藝可謂兼矣予謂相地像人雖以形而取果但索之於形而已乎古之相地者曰察理曰觀法今之相人者曰傳神曰寫真理也法也固不離乎形而非形之

所可盡神也真也亦不外乎形而豈形之所能困哉曹之二藝各有師授二師俱劉氏其像人也人人曰似則形中之神形中之真余知其得吾里劉師之妙矣其相地也余未之見而形中之理形中之法其術尤秘尚當會雋都之劉師細叩其何如

送李仲謀北上序

宜黃之士李敬心有學有文太學釋褐進士贛州教授廸功君之子也生質粹美方韶年已儼然而老成人咸羨李氏之有子撫曹孟德嘉歎孫氏之子之語而字之曰仲謀後以字行更字敬心其學足以浸灌其文足以

具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藻飭而其才又足以荷太任勤小物邑校燬職之者不職其職而去衆士友推舉典興造事省勞省費暮年落成壯麗十倍于昔旣而主教石城臨川二邑修補廢缺振拯頽敝俱煒燁可稱遷教建昌州值連年荒旱學計悉空人所不能爲而猶能爲之於表章前修啟廸後進靡須臾怠也秩滿剡名而上謂予曰某將如京師欲徧事諸達人鉅公事之當何如予曰豈有他道哉言必信行必敬而已矣坐間有客詰予曰君子之贈人以言也或因其所劣而裨之或因其所短而規之無一毫僞之謂信無一毫慢忽之謂敬竊觀敬心之言行素謹言無

虛僞行無慢忽蓋其所優所長者也而復援此以告無
乃陳腐庸常而非所以益也乎予曰告人者推己之所
能而語之也予之所能僅止此若厭其陳腐庸常列爲
新奇之說語人而不由其衷是誣也予何敢夫子荅子
張之問行不過此二者其荅于祿之問亦然雖敬心之
所素能愈加勉焉可也舍此予無以爲贈敬心瞿然起
立曰先生之訓是也某雖不能如子張之書紳謹拳拳
服膺而弗敢墜

贈李漑之序

濟南李漑之以卓犖之才駸駸嚮大用一旦辭官而去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將求深山密林以處泯泯於世不相聞而韜其聲光此
豈人之情也哉或曰君子之仕也以行其志也不干其
志之行而惟祿之苟君子耻之漑之去蓋亦若是或
曰漑之儒者也向者游乎方之內有游乎方之外者與
言之始悟人之有生爲甚重世儒後於物以疲繭其身
而不自知殆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蔽觀彼之所以自爲
不離一身之內而身之外纖芥不以動于中恍然如夢
之得覺醉之得醒而今而後而知四十四年之非也是
以然衆之二說者其果足以得漑之之心乎余嘗聞諸
先哲人之所行朋友皆可效忠益惟出處聽其自決非

他人所當與然則慨之之出處余不復問已而或者以爲方外之人重其身吾儒有不能及則未敢以爲然夫儒者之學何莫非反求諸身其所以存主而全天之所卑付蓋有甚於彼也被所存主乃吾之所常存主者彼所保愛亦吾之所常保愛者也由吾之道則公且廣能與天地同體用由彼之伎則私可狹惛惛然獨善一身而已蓋此足以該彼彼不能以知此也惟夫未流之儒獨外徇名而喪所本榮華於表柴柵於裏彼視吾之出其下故得易而麟轢之使吾聞彼之言而驚異焉余竊意慨之之必不爲彼所惑而何羨於彼哉昔人語邵子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六

以物理義理性命之學斯人之品不在邵子上也而邵子後來之所造詣實權輿乎此以慨之之資噐而與斯人者邂逅其不爲駕風鞭霆蓋世之人豪也與余旣疵或人之說因誦之以爲吾慨之贈

送南安路總管趙侯序

自秦罷侯置守郡守之職視古諸侯爲尤重何也諸侯之國大者不過地方百里秦之一郡方百里不知其幾也漢之郡小於秦唐之郡小於漢及至宋以後之郡又小於唐然亦大於古者方百里之國守一郡者其不猶古者牧伯之任歟吾故曰視古諸侯爲尤重也兩漢郡

守若龔若黃若召若杜彬彬光耀于史冊由漢以來循
良之政代不乏人當時之視郡守甚重而不易其選也
國朝之選居此職者有四武職以軍功選文吏以勤勞
選侍衛僕從之使令輝胞翟闡之供給以恩寵選其間
亦有公卿貴胄聞望儒臣在選中則若灤陽趙侯伯昂
父其人也侯世家也好尚奇記覽博才思清識趣卓治
郡屢矣近年吾臨川郡士民喜得賢守未幾四民之外
有以晻暖之事撓之於其上在上無張忠定包孝肅之
明決早爲辨正侯暗啞以待三年而去曾未畧展其所
施士民惜之今自臨川遷南安南安江西之上游空東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九

廣往來之衝地雖僻無異於中州也侯其可以伸其志
矣乎昔眉山蘓文忠公辭章妙一世初仕鳳翔受陳公
弼挫抑蓋不許之以吏事也其後蘓公守密守徐守杭
守穎皆有遺愛則夫父母斯民之寄豈刀筆俗吏庸瑣
凡儔之所能爲哉蘓公之文雅風流吾伯昂已窺其髣
髴南安多蘓公遺迹試往訪求而省想其標致必有悠
然契於心者焉吾將以密杭徐穎望於侯也

送廉訪司經歷莫侯序

職風憲之職而貽風憲之羞者有二穢污而不持已罷
輒而不勝任也幸而無二病或苛細而不知大體或嚴

刻而不近人情其失蓋均矣莫侯京父皎然冰雪之潔
確然鐵石之堅是其素行也今擢海北海南道憲屬之
首將行而余贈之以言何言乎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
爾夫俗之波流非一日之積未易障而回也臨吾之上
者有長並吾之列者有僚處吾之下者有府史豈能必
人人之與我同哉獨清於衆濁之中孤雄於羣雌之表
固人之所忌也吾知自重吾身而已彼之自賤其身可
閔而不可嫉也其毋以我之所能而愧人其毋以彼之
所不能而薄人也哉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大中正正
之道可以終身由之而無弊老子之書云廉而不劓方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二

送左縣尹序

宋初割撫州之南城縣置建昌近郭多石山巖險麤礪
故其民俗剛毅士生其間其行往往峭峻介特蓋其形
勢然也南城之東南鄙與閩接壤析爲新城縣其山獨
奇秀明麗而民俗士習亦肖之宋三百年儒科相尚撫
之縣五建昌之縣四九縣之中其八縣之登進士科者
豈無長才異能而僅占第二人以下惟新城縣有進士
第一人謂人物之無關於山川形勢不可也宋亡儒科
廢後四十年始復而士以善書服勤於翰林國史院者

歷月九十則出士與進士之高等同恩數渥矣然南士
之得與斯選者厥惟艱哉貢舉初行時予於校文得一
士曰饒朴新城人文工行淳良士也其明年試禮部報
罷以特恩厠儒學教授選中予薦之於集賢充國子助
教而未用也今承乏詞館又於史屬得一士曰左祥亦
新城人才優守固良吏也新受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
尹而去予於是益信新城之山川多產英彥也夫其才
之優也必能有裨益於民其守之固也必能無玷缺於
身祥也往哉聞廣東之郡縣有以良吏稱者必子也夫

贈楊謹初序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丁亥之秋余自燕還至金陵始識蜀楊君求仁翁翁之
孫謹初與予之子文同年生生十有三年矣清楊媚媚
可念夫教子嬰孩謹其初也十數年前凡大夫士庶人
子能言有識之初導以趨利干祿之術是自其初壞之
無怪夫人才大靡以至於淪亡絕利一源不在今日乎
謹初來前吾告汝謹初之自順而親恭而長降心以從
勝己之友毋狼毋傲色必愉以莊言必婉以正事事究
其理而身力踐焉聖門會子之學不過如是吾一以是
教吾子今爲汝告謹初汝其識哉求仁翁負文武才數
奇不偶其後也必大謹初汝其勉哉

送黃文中遊京師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必有以用於世也用也者其肖於器耶雖然是有三上焉者不器用可也不用亦可也次焉者器也用則可不用則廢下焉者器之未成未成而用適其事者鮮矣然則士非用之難而器之成者難也夫器豈一而取之取其適於用而已舟車之可以利天下也帆檣柁楫輪轄軫蓋其器也室屋之可以蔽風雨也棟梁楹榱杗桷節稅其器也矛盾弓劍之爲兵者也鐘鼓笙磬之爲樂也敦牟卮匱之以食以飲也皆器也是數者體不相同也用不相通也其適於用一也士之成具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器類於是黃字文中嘗學於予予知其爲有用器也不遠數千里遊京師將見見聞聞以益其器方今聖君賢相在上其用人也如工師聚衆材長短大小各有施也得如子者數百參錯中外無一職一守不得其人不亦斯世之幸歟予有望矣夫有用者之得以展其用而無用者之得以安其不用吾有望矣易曰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其器也成其動也時其出有不獲者哉子其行乎

贈邵志可序

五臟六腑之經分布乎與足凡十二脈魚際下寸內九

分寸內七分者手太陰脉經之一脉也醫者於左右寸關尺輒名之曰此心脉此脾脉此肝脉此腎脉非也手三部皆肺臟脉而分其部位以候他臟之氣焉耳其說見於素問脉要精微論而其所以然之故則秦越人入十一難之首章發明至矣是何也脉者血之流派氣使然也脉居五臟之上氣所出入之門戶也脉行始肺終肝而復會於肺故其經穴名曰氣口而爲脉之大會一身之氣必於是占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智愚賢否貴賤貧富壽夭係乎所受其清濁輕重緩急大小長短悉於脉乎見是與相形推命之法同而知之者鮮上饒邵

君志可得其術於舅家前之休咎竊達人咸以爲神予訊之信蓋亦於肺之一脉而并候心脾肝腎之氣分屬五行而配以先天卦數後天卦位其術有理哉然先天易自君家堯夫而大明其觀物也以聲色氣味夫古昔神醫之望聖醫之聞工醫之問未嘗以色以聲以味也今神聖工三法不存獨巧醫切脉候氣一法行於世而堯夫觀物以色氣味者其學亦無傳惟聲之數具載皇極經世書而所以觀之之法莫可知也或布筭以起卦末也堯夫之學固若是其陋乎爲堯夫之學者曰色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目不能盡其觀也氣有一萬七

千二十四人之鼻不能盡其嗅也味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口不能盡其嘗也唯一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別故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可類推予嘗學之而未及竟志可能因巧醫切脉候氣之法究其一而以類例通其三則君家觀物之學有傳矣神聖工巧云乎哉

送鄱陽陳仲江序

鄱陽陳仲江質美而學劬行完而文懿執筆爲翰林國史之屬有年矣予在國子監時數數同遊處予旣南還踰年而仲江亦去其職延祐二年冬顧予於山中論學者曰且易其名曰浣其意若曰物之至潔者水也水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四

之至大者江也凡有垢必潔之以水洗之於江則潔之尤潔者也髮曰沐面曰頰齒曰漱手曰盥身曰浴足曰洗器曰滌衣曰浣皆以潔其垢也人之不能爲賢爲聖者垢留於心也吾將如浣衣之垢以浣心之垢庶乎其可以自新乎予察其意而嘉歎焉乃言曰江漢以濯皜皜乎不可尚曾子有得於夫子之道者如此故其傳大學也述湯盤之銘以喻自新之功苟志於夫子之道其不由於自新之學乎濯去舊見知之新也滌除舊習行之新也知日以新行日以新愈新愈潔垢盡而誠存始也有事乎浣終也無事乎浣而今之仲江非昔之仲江

也澆之哉澆之哉

送袁用和赴彭澤教諭詩序

劉祖桂芳遠袁梅瑞用和皆吾故人子也相繼爲彭澤教諭昔芳遠之行也予旣贈以之言今用和又行而里中諸友咸爲賦詩予於是序其端曰桂之芳也以秋華梅之和也以夏實士之重於世惟其華與實而已矣彭澤淵明仕國也往仕于彼者其亦想淵明之遺風乎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其華猶有傳玩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然其爲詩也冲澹華而不銜如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七

五

網裏之錦讀者莫知其藏絢麗之美也其爲人也隱退實而不沽如匣中之劍論者莫之其負經濟之畧然則淵明之華之實知之者鮮矣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知淵明之實之華莫豫章黃大史若也予今之爲用和言者猶昔之爲芳遠言者也亦惟曰師淵明而已華其實立名立功光國匡時其不以此與若曰靖節徵士高人也何敢企而望則非所以尊已也尚無然哉尚無然哉

送林鴈山序

孟子將遠行人饋之則受曰行必以贐也獨怪公西使

齊之後非遠行乎冉子嘗爲母請矣然請粟而與釜請益而與庾與者若有所靳何也以子華肥馬輕裘之富不必資於人也士君子辭受取予何常夫固各有當爾當時魯鄒齊宋間其行遠不過千里今教授鴈山林君謁選如京師歷楊徐青兗而輿涉湖江淮濟而河非止千里之遠也家徒四壁囊無一錢非有肥馬輕裘之富也舟車之費煬舍之給何所從出哉青谿陳君爲之請於人持是以往必有與粟五秉而餽金七十鎰者君其受之勿辭

贈相士葉秋月序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予不善相人而善善相人者秋月葉道人相人多矣余相相人者亦多矣每見相人者以人形貌如是如是則云是可貴是可富是可福且壽其中是則反是驗或十一二而不悉驗竊意古之善相人者不然今道人之相人也亦不然余於是知道人有道眼非肉眼也其號於人曰秋月也宜哉

送李文卿序

古之仕者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旣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爲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蓋人之大倫五父子其首也

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非貴戚大臣身繫社稷安危靡託孤寄命之重不得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一官一職去就繇已而動曰委身爲國不顧其私雖曰不貪榮吾不信也余猶記數十年前仕而少虧於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焉而竊怪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地里遼絕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問甘旨之供闕至於畜妻抱子新美田宅於它所而其親自營衣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莫之卹老矣而無歡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七

而不奔又甚者匿而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人心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聞禮經之訓而然與可哀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喪此孝治之天下第一事也頽風流俗之中能自拔者誰乎饒陽李文卿溫溫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逮見元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文卿佐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於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莫不爲詩文以褒美之夫文卿是舉人子之所當然然行之於人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矣歸侍

其親諸弟諸子諸孫林林乎其前一家自爲師友卽論語孟子周公所制之禮戴氏所輯之記漢魏唐宋諸儒之註疏論語杜氏通典司馬氏書儀及形統等書參稽熟究見古聖先王禮律所載所議其與今日國典異世而同符緣是悉人子事親之道則立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區之褒美云爾

贈王士溫

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凡未仕必學學以明義理仕以行政事所明者本所行者用也本之所培者深則用之所達者優予處國子監時今平章政事王公伯宏之子思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元

恭爲國子學生予去官七年道過金陵而思恭爲行御史臺椽學于國學也學義理也仕於憲臺者學政事也朝廷大臣苟欲官其子卽日可躋崇顯不待議而陞也平章公固抑其子俾就勞職躬細務此其遠職豈常流所能及哉思恭質粹美行醇謹無貴游驕惰之態學之所造仕之所到未可量也然古人十五入大學四十始仕所以培其本者久今人學之日淺仕之日速則學必數倍其功雖仕亦不可以廢學也予在京見平章公在此見中丞趙公位旣穹年旣耆而且孳孳焉好學不倦况子年猶少也位猶下也其力於學當何如也義理非

可以淺窺政事非可以易視詎可以粗有所知粗有所能而自足乎子之在家也日侍平章公今之在官也日親中丞公宜必有所視効而興起矣平章爲國之良臣思恭爲家之令子人之所屬望也其將何以塞斯人之望哉復有請於予焉予不可以無言也

贈鄭子才序

古之治經者先小學唐昌黎韓子亦言爲文宜畧識字蓋不通字義則訓古失直用字失當此治經爲文者之所以尚字學也自隸書盛行筆史惟簡便是務類知有今無復知有古矣刀筆工爲人刻姓名邱章獨不可廢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五

蒼頡籀斯三體之文然亦依隨舊刻往往龔舛踵訛孰能正之哉建康鄭子才業此技三世矣士大夫多與之非徒取其刀刻之精也所作之字分合向背擺布得宜上下偏傍審究無誤於用力也見其藝之工焉於用筆也見其識之通焉藝工而識通求之治經爲文之儒或未至此予之進也豈敢直以工師視之而已哉

贈周文暉序

大德庚子朝廷用薦者言授某應奉翰林文字命既下明年春郡太守學官將勅命詣門卑付與俱來者周文暉也泰定丙寅予以翰林學士告老家居文暉再過予

相別二十有六年矣前之郡太守學官各已物故獨予及文暉無恙文暉昔年未三十今踰五十矣困瘁不得志其少也嘗從技藝人赴闕多傳奇方秘術後試吏不樂爲醫官又不樂而受道所一職非其意也蓋頗知畏法安分不汲汲於嗜進貪利值命奇蹇是以成之艱予無勢權貨財足以振之裕之閔其未通惟永嘆而已其去也書此與之別

送王東野序

吉永新王氏世執醫伎而東野始以發身提領官醫自州而路比至京師因貴近上其名遂得給事聖宮洊膺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寵錫徽政院請立廣惠局以濟民病實自東野倡其議被恩命受同提舉官又陞提舉官一時榮遇有如此者其後局廢東野不復仕年六十三將其帑歸故鄉予觀耆進之人舍舊者必圖新出此者必入彼所有未屢則顧而之它奔走伺候無休息時鑽刺罅縫營求百端以僥倖於萬一孰肯輕去名利都府而退就田里也哉今東野未耄老而知止足之分迴車復路以修其初服脫然無所係戀超超然有高尚肥遯之風其賢於人遠矣東野所受賜賚不貲悉以買田贍其鄉之醫學家藏集驗方錄木以傳夫財者人之所秘而皆不私諸己其用

心之廣爲何如儒流或未之能而醫流能之手
三嘉歎而於其歸也書以爲贈

送樂順序

宜黃樂順譚蒙俊士也及門請學而曰欲學易夫易昔
夫子所以教門弟子無非日用常行之事使之謹勅於
辭色容貌之間敦篤於孝弟忠信之行其於書於詩於
禮蓋嘗言之而言及易者鮮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夫子
自道也是時夫子年幾七十矣夫以生知之大聖猶必
年幾七十而後學易則知易之不易學也子貢之在聖
門聰與穎悟下顏子一等而超乎七十子之上凡夫子
與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言所未言往往能以意測之而得其旨然且歎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也年甫逾於弱冠而學
夫子年幾七十而後學之經資雖或可以語上而遽欲
聞子貢之所不得聞何哉大槩古之學者切已而務實
非以罔世而取名也姑欲爲其所難以稱號於人不幾
於僞乎夫誠而學學而不得者有矣未有學之以僞而
可得者也果誠有志於學與則有其道循序漸進毋躐
等毋陵節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及其深造而自得則視
世俗之圖小成徼近利者相去萬萬者矣雖然易豈終
不可學哉易之爲易具於心備於身反而求之在我不

在書邵子於義卦之畫極乎天道之微程子於周經之辭該乎人事之顯啟蒙明邵之已明本義啟程之未啟初見於春秋內外傳象例畧露于唐李氏所集虞翻等說若夫窮神知化之與夫子發之朱子釋之亦既精且詳焉總是數家信其是訂其非融會貫通殊萬同一本之於身心證之於天地非學入聖域與造化同流者未易至此嗚呼此其可以僞爲也哉二生欲學之乎學之必以其道順之歸其以予言告蒙也

贈羅以芳序

新楚教諭袁梅瑞用和壘壘言羅烈以芳之學之行訓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七

三

導於縣學三年而歸養其親退然自守充然自得無一毫外慕意諸贈言者亦稱其爲人而惜其未有以進身予謂其學其行如今所聞蓋不待卜筮而知其必遇必達也豈以無由進身爲患哉惟以芳益勵其學行韞玉而待賈藏器而待時未有玉美而不沽器成而不獲者也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七終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八

序

清江皮氏世譜序

長沙醴陵之皮分而爲新淦安國之皮再分而爲清江
崇學之皮有商焉有農焉有士焉有預貢者有擢科者
以至於有百里之宰有千里之侯其於醴陵參政公之
宗亦可謂無忝矣雖然范宣子言其虞夏以來保姓受
氏之遠而叔孫穆叔以立德立功立言告夫德之立功
之立言之立三者有其一則光其祖顯其族莫大乎是
而非徒世宦之謂南雄總管之子潛示余世譜故以穆
叔之告范氏者告皮氏皮氏勉諸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一

井岡陳氏族譜序

有起自犁鋤之公相有降在皂隸之家從古爲然爲
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者何筭焉能
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
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豐城井岡陳思式譜其
族自殿中丞始而中丞於晉公爲伯兄其族可爲著矣
余欲其知所警知所勉也而爲題其端苟有省於是則
亢身亢宗其庶幾乎

詹氏族譜序

樂安多詹姓而崇仁簿一叔文物尤盛詹族多文儒而貢士叔厚君學行尤卓何也其學同乎理其行殊乎俗也嘗做歐陽氏世譜譜其族所以考夫本源仁夫支派者用意甚厚斯亦足以見其學行之一端至於家庭父子之告語俾敦天秩隆學術貧賤者明義富貴者好禮則其言可謂天下後世之丕訓非但可施之一族而已噫叔厚君不可復得子世忠以所修族譜示予予閱視竟於是爲識其左方而重有慨焉

廬陵王氏世譜序

自宗子法廢而族無統唐人重氏族故譜牒家有之唐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二

以後不能然苟非世富貴多文儒族之派系往往湮淪而莫考廬陵王氏自河東遷江南至今二十有餘世名隸選舉者衆矣中行述世譜以傳庶幾不忘本者王氏子孫繼此能自修以振於時則此譜之傳將愈久而愈光

豐城縣孫氏世譜序

同造里之孫豐城鉅族也沂唐浚宋五六百年子孫蕃衍綿延以至於今代有科名而官不甚貴家有薄產而貲不甚富人人被服儒述其間通經通史工文工詩之人卓尔不羣求之他姓鮮或可儼雖遭歷運遷革之餘

一族聚處。彬彬文物。視昔無衰殺也。其里距吾崇仁之境。僅隔一嶺。風聲氣習。大畧相似。而余嘗與其族之耆俊。游故知之。爲悉。泰定元年秋。予在京。閱其世譜第一譜。吳興以後。曠數百年。失其系。第二譜。五世以後。亦缺一二世。莫詳所自。姑置勿論。斷自第三譜。南唐倉監行琰。爲初祖。以來凡十六世。其六世宋元祐戊辰。進士永豐。知縣。發號曰敷山。其七世紹興乙卯。進士江州司理。褒號曰楚山。其八世。迪功郎奇號曰玉隱。皆以能詩聞。亦有雜著。當時稱爲三孫。其九世淳熙甲辰。特奏名監。潭州南嶽廟。約之於乾道癸巳。始倣歐陽氏譜。譜其族。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其十一世紹熙癸丑。進士臨湘知縣伯溫。於慶元己未。輯事跡以附其譜之左。方前之譜。未及載後之事跡。未及錄者。咸淳乙丑。其十一世沅廣之大元。至治辛酉。其十四世隱求。又廣之譜之重修。已再而三事之續編。亦再而三矣。考據之審。纂述之勤。豈一耳目之力哉。於此。不惟見孫族人才之盛。而舊家文獻之足徵。其可無夫子之宋之杞之嘆也。與。示予譜者。沅之族孫隱求之族兄用拙也。

鄧氏族譜後序

金谿多著姓。爲撫州五邑之甲。鄧其一也。鄧自初祖至

三四世派別爲六第六派派尤盛鄉部所貢士太學弟子員進士科及第出身者不一仕于邑仕于郡爲部使爲朝官俱有之宋懲唐末藩鎮之弊兵農判爲二農不知兵而募無籍之人爲兵國勢之弱由此靖康之變金谿鄧氏與傅氏起民兵翼衛有功終宋之世不廢民皆習戰猶有周唐之遺風二百年間鄰寇無敢犯邑以鄧傅民兵故也宋亡矣而鄧之子孫猶有貴富者豈特與國咸休而已哉今通山縣主簿希顏在宋時咸淳癸酉秋貢以詩賦選中第一名與余素厚善因觀其族譜爲志其末云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四

羅山曾氏族譜序

鄧之去邑而氏曾猶邾之去邑而氏朱也會以國滅改氏未及百年而武城子輿父子以學顯于魯歷秦漢晉隋唐又千有餘年而南豐子固兄弟以文顯于宋子輿師孔而友顏氏子固祖韓而禰歐陽其聲實殆將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曾氏之有此它族之所無也余於曾氏之傳系嘗獲觀南豐松江二族所序記而知武城之後在漢爲都鄉侯都鄉之後王莽時避地豫章豫章境內南城之甘山有曾崇仁之鹹溪亦有曾蓋皆都鄉苗裔也甘山之族一畱居水口一徙居藤山一徙居南豐者

於子固爲四世祖計其伯仲季之離居當在唐末五代
間而鹹溪之旒有遷於吉之松江者卒墓金龜堆其墓
之地楊會所卜則其自鹹溪而遷松江者亦在唐末五
代間松江之六世有居羅山者其八世有居流坑者予
家距鹹溪十里知之爲詳其族雖不大熾盛然比它族
人丁最蕃衍年代最久遠自盛唐時已然松江之自鹹
溪而分藤山南豐之自甘山而分先後蓋同其時甘山
鹹溪爲二宗原藤山松江乃其支派而或疑鹹溪之會
出自藤山者無乃考之未詳歟夫藤山分自甘山之時
鹹溪已有分適松江者矣焉有數百年之宗原反出於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五

數百年後之支派也哉大凡族系惟據譜牒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苟以意料而臆說則必至抵牾會聖賢之後
也羅山之派派自松江而居近鹹溪至於今尚存詩書
禮義之風將有復興之漸予觀其族譜識而歸諸會氏
廬陵婁氏家譜序

婁姓之顯在漢莫顯於建信侯在唐莫顯于譙郡公宋
之季四明之婁亦有一二著名者今廬陵歸仙之譜本
譙郡第七子之系在宋擢科者幾十與貢者幾三十然
未有卓然名世者也婁天章以其父止善所修家譜微
序語余謂族之顯晦不專繫乎富貴貧賤也苟位極公

卿財雄乎鄉里一時固號顯族矣數代之後而消歇則昔之赫赫以顯者能保其不昧昧以晦耶然則何以使之常顯而不晦曰魯叔孫穆子所云是已在乎德立功立言立也夫立也者表表天地之間久而不價不躓也世之譜其族者不知其幾至今人稱歐譜蘓譜者何與以承叔明允之言立故也是豈以富貴而顯哉功之立則漢建信唐醮郡其人也繼今婁氏之子孫能知先世之立功斯亦漢唐之婁也况或能立德則又過於二人者乎婁氏子孫勉之它人之序奚足恃所以久存其譜者蓋不在是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六

睢陽王氏家譜引

王氏最蕃衍於天下考之姓氏書其所自出不一大率皆古王者後典午南遷爲江左右族系亦有二曰臨沂之王曰太厚之王今睢陽之王不知出自何系杭州推官家譜曾大父大父無名諱而墓爲河流所齧其譜當以諱用娶時氏韋氏墓忠義村鳳凰岡者爲第一世用生珪生贊生昕爲第二世昕初從事浙東宣慰司授將仕佐郎主冊徒縣簿擢充江浙省掾調省檢校轉承事郎晉陵縣尹又轉承務郎杭州推官推官能吏治有聲績宜足以昌其子孫夫他族之譜蓋以存旣往譜之者

何恐久而失次不可稽故而睢陽之譜蓋以俟方來譜之者何俾三世至于百世續續而書也漢于公高其門曰吾爲吏多陰德子孫必興王氏之有譜意亦若此與永嘉林居記之而予復有言是爲睢陽王氏家譜引

橫岡熊氏族譜後序

族可不譜乎上無以志本原之所自中無以志枝條之所分下無以志流派之所繫不譜不可也熊氏鉅族也在上古則三皇之最盛在中古則五伯之最彊所從來遠矣天下諸郡之熊未論姑以豫章一郡之熊言之其族之別奚翅數十族而昭穆不相通也何也同姓而不吳文正公集卷之十八七

同譜無可考也苟親族之譜不傳則數世之後其枝條流派亦將如旁族之不可考此熊氏原翁所以汲汲於譜橫岡之族與自序其譜幾千言文辭博瞻如廣敷深澤羣奇衆怪層見疊出觀其文之浩瀚滂沛不可羈束因以占其族之蕃衍昌大未可涯涘云

桐木韓氏族譜序

宋東都百十餘年間氏族之大莫盛於韓呂二家而韓氏二族尤莫盛於桐木韓家桐木之韓猶參政忠憲公德始盛其盛也非但各位功業而已皆知以禮義學問爲事少師維兄弟常親二程南渡後丞相絳五世孫元

古最厚朱李其寓洪者余識國材梓爝烜其二子也是
爲忠獻第四子職方繹之後國芳桂之子炳正是爲忠
獻第六子丞相縝之後曰珪曰珪則忠獻第二子舍人
縝之後於梓爲諸孫行春秋之晉大國也國猶競而世
家貴族已或降在皂隸自金人取中原皇元一四海更
二大變而韓氏至於今有子孫宋之祚已終韓之澤未
泯炳正以其族譜示予卷首南澗公一序足徵之文獻
也因有感於家國隆替興亡之故而志其左以寄悲慨
云

宜黃譚氏族譜序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八

宜黃譚氏之族宋末號爲盛大家富而有貴焉其在國
朝受朝命亦五六然盛大者一二支而已衰微者固多
也甚則絕族有舊譜而不該徧今之新譜上所逮知者
推爲第一世之祖下所逮見者載至十五世之孫廩廩
然俱久而失其緒紊其次也其心蓋厚其慮蓋遠矣哉
修譜者誰十世孫觀也

廩廩出漢書卽慄字

寶氏世譜序

燕山寶諫議一椿五桂自宋興之初逮宋亡之後傳至
于今餘三百年乃有任世間而出世間者尚友箕子管
幼安于千載之上是豈但與他族之賢子孫相等倫而

已哉斯人爲誰諫議公之十三世孫名神清字神清者也

龍雲李氏族序

嬴秦以前國國有本系李唐以前家家有譜牒宋以後微矣賢士大夫往往自譜其族如歐陽氏如蘇老氏其章章可稱者也予所見諸族之譜不一或志在追遠或志在合異不免涉於傳疑今觀永豐龍雲李氏之譜譜其所可知而已遠不必追也異不必合也確乎其爲傳信之書可以爲修家譜之法矣譜自諱德昌字天德者始譜之者其八世孫慧孫字景能以示余者其九世孫吳文正公集卷之十八

九

濟老字濟可嘉其譜之善而識其端者臨川吳澄也

金谿吳氏族序

嘗見鄱陽吳氏世譜推而上之以達於鄱君又推而上之以達於延陵季子續續相承罔有間斷蓋悉心勤意參合諸郡諸族之譜而成自喜其備予獨疑焉夫吳以國氏儻非其後以改姓以冒姓以異姓爲後亂其族則天下之吳無一不出於泰伯仲雍不待世系可考而始可信也司馬氏作史記時諸國譜牒具存然燕世家召公九世至惠侯已缺其傳次各謚彼有國之君也漢初去古未遠尚有不可考者况國滅族散子孫降爲士庶

人由周至今寥寥將二千載果何所稽憑何所證驗而
一一皆欲譜其世得其名哉昔南豐曾氏自序遡漢都
鄉侯上接子輿子哲歐陽公不以爲是豈非欲其自信
也乎今觀金谿譜以宋初諱嗣者爲初祖傳至于今十
有四代如荆國王丞相母家譜所不載族分派而失其
次者不追補而強合譜其所可知不譜其所不可知最
爲得其實其族貲產盛文儒盛宋之季以科名顯者相
踵而宋亡矣詩書禮義之習逮今猶前日其盛未替也
予嘉其譜之善故識其端以爲駕虛翼僞自欺自誣者
之戒云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十

雲蓋鄉董氏族序

唐改臨川郡爲撫州疆域之廣亞於洪吉贛而文物聲
名甲於大江以南之西宋三百年間一家一族儒宦之
盛樂會王蔡晏五姓爲首稱爵位之崇王會晏最樂蔡
次之科名之稠會蔡晏最王樂次之樂安雲蓋鄉之董
計其科名多於會蔡與晏校其爵位亦在樂蔡之上而
論者不以擬於撫之五姓何也蓋宋南渡以前董極盛
之時猶隸于吉紹興中年撫增置樂安一縣始割吉之
雲蓋鄉隸撫由是董氏乃爲撫之屬民今董之隸撫也
久矣則尚論撫之世族其可遺董氏乎董之裔有慶重

修族譜甚悉其弟天泰特以示予予於是而益詳董氏之盛每貢舉之年預薦名或七或六或五或四自祥符八年乙卯至咸淳七年辛未擢進士科近三十人武舉特奏世賞異路而士者不與通撫之六族而論仕宦之衆莫之與倫至于今從事辭章者不匱雖然昔晉范甯具陳其家族歷千數百年之久而叔孫豹以爲保姓受氏世祀之不絕不若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六族之儒科仕宦則均而惟南豐曾氏荆國王氏可以當言之立繼此董氏之子孫倘能立德立功立言則其不朽之實將以孔門之顏曾周室之太召有商之伊傅唐虞之臯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哉

中山趙氏家譜序

人之爲人也有大經焉有大本焉其當然者與生俱生其固然者不與死俱亡也而能不虧天地之卑付者幾何人哉中山趙德齊自序家譜以述祖四言詩及思親五言詩聯系於後哀死事生篤近追遠藹然良知良能之發見惻愴懇至字字由衷與身不行其事而口姑爲辭者迥絕不侔也嗚呼德齊於倫紀之大經若是專篤

行君子哉雖然二五之運參差雜操氣質所賦不一槩也
肫肫切實者或不能不睠睠乎其大廓廓高明者或不能不忽易乎其小自聖人以下鮮有不偏予始過德齊敬其端慤而已浸浸親密而以之語乃知其洞徹大本如披雲霧而覩日月也蓋涉歷二氏約而歸之吾聖人既升切實之堂又入高明之室斯世也而有斯人也既纍然山澤之癯被褐懷玉世莫知之抑亦以知我者希爲貴歟昔藏武仲言有明德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弗父何宜有宋而不有故其後有正考父之賢孔子父之聖也夫以神明之胄于今爲庶而希賢希聖猶有其人則所謂明德不當世而其後有達者詎不信矣乎德齊各由儕秦康惠王之苗裔云

豐城徐氏族譜序

豐城富城鄉之徐自宋末資政公以宿學碩望在朝鄉里遂稱爲名族公旣沒而宋祚終今雖時異事殊然族之人猶有好習儒耻作非者其可期於復盛也與資政族曾孫宗禮之子本以其族譜示余爲識其左而還之

珠溪余氏族譜序

華蓋山之東初有修谷曰珠溪余氏一族居之靡他姓間雜且三百年矣其初一人之身蕃衍至二三百畧六

七百口雖無甚富之家亦無甚貧之人皆有田土或自食其力以給父母妻子之養尚質實不尚浮虛所謂山深民俗淳縣遠官事少者逮予之外舅玉甫始爲儒應宋末進士舉玉甫之族孫璵嗣爲儒應今日之進士璵慎行循理庶幾乎學之有根柢譜其族自祖傳四世五世二幹分五枝十世而五支之分凡三十有一亦族之盛大永久者哉或有去故里於他所尋究裒集紀緣罔遺惇本厚倫之道也予是以嘉之而序焉

東川陳氏族譜序

家之有隆有替猶國也天朝得南土以來微賤崛起赫赫稱雄者比肩接踵舊家之能如昔者固間有之而亦寡矣樂安東川之陳宋號爲著姓旣富且文入國朝五十年而族之隆規者未替他族鮮能及也非其先世之所積者厚所遺者遠而然歟庭芝敦謹士多子多孫而皆肯學萃族中之不墜其世者重修族譜以示後人所以期於一族之子子孫孫殆未易涯涘也庭芝名文秀云

樂安龔氏族譜序

樂安諸鄉之族其久且蕃者龔坊之龔其一也蓋出宋初至於今十六傳中更寇禍室廬燬而譜牒逸一德字汝明者始追修之克昌字士龍者又補完之仔字希尹

者及士龍俱序其端惟恐前之遠而迷其原後之多而紊其派也立心厚矣在先雖未有甚富甚貴之家而亦鮮有不才不肖之人敦尚詩書持循禮法各務本實以植其生依稀淳古之風焉張子曰子孫賢族將大然則龔族之淳涵而未大發洩也其將有俟張子之言豈誣也哉

宜黃吳氏族譜序

吳爲宜黃崇仁大姓也舊矣而宜黃之吳自朝散大夫公以三舉特奏名佐邑奉直大夫公以一舉正奏名參制置司議遂以貴顯又其一初也奉直之子有世祿而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古

官至儒林者有世祿而官至通直者有鄉貢而恩科如其祖者其孫一與貢一登科而其曾孫一又有以武爵仕者其元孫一人貢於宋末一人仕於國初爲永春王簿予與王簿君交遊如親兄弟惜其不得年以卒卒之二十四年其從子京玉以伯父所修族譜示予覽之慨然噫吳自朝散以來至於今殆將十世而六世之間正科者二特科者二貢者凡五仕者凡七富而賢者振振如也其族可謂盛也已覩國之興以其人才之衆驗家之興以其子孫之賢吳氏之興其未替也夫予悲王簿君之不可復見故爲書此而還其譜且以俟於其族之

子孫云

宜黃曹氏族譜序

凡世之望族莫不以仕宦科名而顯宜黃未置縣以前有曹姓膺郡檄監黃田鎮鎮旣陞縣曹而不去家於縣西之十五里今其地名曹坊監鎮爲曹初祖其三世當宋熙寧間以特恩官太常奉禮郎者其五世有以邊賞由承節郎遷保義郎者又有一家父子三人俱以捍寇功補承節郎者至六世靖康丙午鄉貢終攸縣丞者奉禮之曾孫將也至七世崇寧乙酉鄉貢次年丙戌登科者保義之孫時修第八世嘉定丙子鄉貢者保義之曾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十五

孫萬也逮九世尤盛開禧丁卯鄉貢嘉定戊辰登科者工部員外郎錫也繼此鄉貢者次貢庚午金旁翠也次舉癸酉其弟鎰也又次舉丙子而金旁翠與其從弟鎰族父萬聯貢焉嘉熙戊戌入學者鎰也金旁翠再鄉貢嘉定癸未又入學十世而其子衍端平甲午鄉貢乙未登科仕至衡陽縣令應升亦與族父鎰同年入學應旌以寶祐戊午轉運司貢名金同是年鄉貢林咸淳癸酉鄉貢而宋之儒科止矣曹族登科者三人學者三貢於鄉貢於運司貢於國學者十三四而擢科而官蔭授而官子貴而官者累累有在宋季所以號宦族儒族而望

於其邑者也。宋祚已訖，其子孫能保守家產，傳習儒業者，猶有人。其十一世真翁，名金之子也。嘗因其族譜類輯一世至十世之年壽、卒葬及仕不仕，頗周悉。其十三世理衍之曾孫也。又以其舊譜求予序。予嘉其克紹先世之美，將期後世之昌也，不自隕墜，可稱曹氏之賢子孫，乃爲序其譜云。

巴塘黃氏族譜序

樂安一縣四鄉之富家大姓，非一予幼年稔聞。衆口夸談，宗支之蕃衍，文物之光華，聲譽之赫烜者，巴塘之黃爲盛。相去雖不甚遠，而足跡未嘗一造間。在他處邂逅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七

其族之士流，不滿十數。老年便道，經由人指示，諸黃興隆之地，徒有蒿萊瓦礫，闐寂慘愴，爲之傷心。然不獨黃之居爲然也。及今乃見其族譜，頗究黃族舊日聲譽之所以然。他族有唐五代以來五六百年之家，或三四百年之家，而黃於宋祥符七年甲寅始自華容僑寓於此。蓋止父子兩人，第二代葬，其第一代考妣之二喪於巴塘。第三代兄弟凡四，其仲生康定庚辰距來時二十七年矣。兄弟悉巴塘所生也。其初力穡務本，一再傳後家產漸饒。叔氏無會元，惟仲伯季亂曹衆多，仲爲最。伯次之，季微不及。逮宋旣南渡，浸浸雄夫子孫日趨於文祥。

符甲寅越百有十二年爲嘉泰甲子肇端預鄉貢寶慶
乙酉至咸淳甲戌五十年間而貢於鄉郡者九貢於漕
司者二陞於太學者亦二正科士爲縣宰官承議者一
特科仕於縣倅官從仕事者一大學舍選廷對仕於京
國官修職者亦一此黃族極盛之時也今稍衰替而猶
有人不墜世資不廢儒業淳熙未名筠者譜其族系紹
定庚寅寇燬譜亡寶祐中名栝者重修名崇實者將鏤
木不果景定中名楷者因栝所修而增續之名三傑者
作序皇元至大戊申名紹復者潤色舊譜鏤之以傳并
刻初三代所墓地圖名栝之孫復亨又脩其所未脩請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十七

呂城劉氏族譜序

樂安忠義鄉呂城之劉雲蓋鄉雙龍之分派也族人雖
不甚蕃衍而吾所及見心術皆良善倫紀皆篤厚習尚
皆文雅無他族輕浮澆薄詭譎麤鄙之俗昔有東甫娶
吾祖姑季平季德祖姑之二子也季說與予同歲至老
而愈款密其餘之尊卑長幼亦多舊識祐甫治進士業

書義馳聲子季行儒業儒行俱修不忝其先拳拳用意於族譜之一事既成有檄檄其族有序序其譜韓子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讀其檄與序信矣夫而予所以嘉其族之良善篤厚文雅者豈溢美哉季仁之子祖衡季說之子潤之持季行所述示予故爲識其端而歸諸劉氏

送彥文贊府序

彥文之先西北人也往年父倅臨川郡而彥文生比長能屬文皇朝貢舉取士以其藝試于有司至治癸亥與貢泰定甲子賜進士出身授華亭縣丞將赴官斬言於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十六

予彥文少年擢科移其才施於政必穎然異乎衆顧予畫耄昏聩雖有言亦何能有所裨益哉竊觀吏選入仕之人循格歷歲月憂憂乎其難而儒科之變化甚速人所歎羨以爲榮我仁宗皇帝之貴儒仰吏也蓋以吏多貪賤而儒流知有仁義故也仁者之臨民惻然有慈愛之心義者之律已凜然有高潔之行或不能然如當道之豺狼傷人害物以自肥而無盈饜如倚門之妖冶目挑心招以求利而無愧恥夫如是則饒獸耳賤娼耳吏之稍自重者猶有所不爲而儒流乃爲之寧不爲彼所笑而亦何以報答明時崇隆優獎之意乎夫人其面而

獸其心官其身而媚其行不惟君子所不齒而亦衆人之所同惡也彥文知仁知義之儒斷斷不爲是有不能如彥文者儻以吾言曉之庶其疾之有瘳乎

送李晉仲序

金陵李恒晉仲爲上饒教諭至治癸亥以進士貢泰定甲子春試禮部小卻聖恩隆厚以龍飛初榜特加優異受餘于州教授夫晉仲金陵著姓也其遠祖襄國公廩歷六年登科其大父通直君淳祐十年登科晉仲狷介之行精深之文人謂掇世科如拾地芥易耳今雖未成進士然亦解褐衣服命服矣知之者猶以爲屈而晉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十九

仲凝然不以動於中彼得志則跨居盈溢旁若無人不得志則隕獲沮喪幾欲無生真所謂斗筭已夫蓋士之所尚者器識予以器識觀人而知晉仲之可大受也喜之之至是以不能已於言

送陳景和序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里中陳景和自祖父以來有恆產值數多奇喪其土田雖無產而有恆心自若也以其力從事於醫資贖敦厚端謹以人言惟恐傷人意所行惟恐有愧於天恂恂善士也如是而醫庶乎其有恆者矣夫醫者伎也而景和有士行躬士之行執醫之伎

是豈專方伎者所可等倫哉予聞醫者必有陰德况有
涇之醫乎有陰德者之受報於天也如種之必有穫然
則景和豈終困哉

送趙宜中序

汴人趙宜中先世任征商之職而家於歙其父學易爲
通儒仕不擇官官不擇地序庠之清淡州縣之塵勞靡
不涉歷處之裕如有不怨遺佚不閔阨窮之量宜中受
教家庭以易義試進士科泰定甲子春賜出身丞廣陵
郡之如臯晨族人夕品官變化甚速非若其父之備嘗
艱勤矣蓋易之功也雖然易非梯利祿之具也今幸以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易而獲仕凡律身凡字民一一於易之道無違焉其殆
庶幾乎豫之時孰不迷溺於豫獨六二以中正自守而
上下之交無諂瀆此持身之得其道者也在上而能益
下謂之益上九以剛居上不能益其下故民莫之與而
傷之者至此臨民之失其道者也易之道不可勝窮也
姑舉其二以爲之兆子之仕宜必有以異於人使人人
皆曰仕果不可以不知學學果不可以不知易如是而
後可不然豈特招儒科之尤抑亦貽家學之羞宜中序
道心云

送葛州判歸南序

豫章葛君貴純甫潤玉其名其爲人也潤如玉其爲文也潤如玉可謂實稱其名者矣授教臨川郡六年終始如一日學校之政一皆公心直道粟布之出納毫髮不以自污詞章圍韓歐法度中非率意肆筆而書之紙者官滿造吏部授南豐州判官予時在詞館心欲得如是之人而時之所尚不論實能必也工鑽刺善伺候而後可僥倖於萬一以遂所求而君豈肯爲是哉不惟足不一躡權勢之門雖如予之最相知僅僅一再見見則談問學談古今一語不及利達部注甫定則翩翩南還噫如斯人者吾見亦鮮矣君之家世以儒顯其大父貢于鄉者再其伯父貢于鄉者三其父繇再貢登進士科官承直郎兩浙運管其婦翁王水監亦名宦其淵源漸漬所以陶其德器暢其辭技者固與白屋新進之士迥不相侔然昔吾夫子已起鮑朝之嘆而况今乎君壘壘清言而恂恂不爲佞短小不踰中人又不能以軀幹雄偉駭衆視苟取人以言貌何從而遽知君也耶予嚮之居鄉也以鄉之得此師儒爲幸今之居官也以官之不得此僚佐爲愧故於君之去也不能無介然于懷焉

送會異初序

世家胄子仕於朝博記覽尤諳於典故能文章尤工於

制誥者吾於今見翰林侍讀學生袁伯長應奉翰林文
字會巽初二人焉巽初前代監察御史追封武城伯之
季子近時翰林直學士益初之介弟也處翰苑垂十年
方將循序而升一旦浩然有歸志余以老病竊祿爲慚
聞巽初之歸欣然願與之偕與巽初儒中之傑而樂與
方外高人游終夜靜坐世慮澹然碌碌嗜進戀人爵
者庸詎測其高情遠志爲何如哉昔錢澹成學士未達
時陳希夷嘉其有神仙之風骨麻衣道人以爲急流勇
退人也其後澹成繇翰林學士知制誥躋政遂盛年解
機政果如麻衣所云然則急流勇退者雖未至於神仙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其亦神仙之流亞歟巽初歸矣其俟我於武城之塾

送畢宗遠序

昔漢之取士每以先聖之術當世之務並言蓋不通世
務者不能以有所爲不明聖術者不能以有所守二者
有一之不具不可也故必兼能而後謂之有爲有守之
士今之用人於儒學吏事不偏廢亦以是歟汴梁畢光
祖僑寓濫江其父出仕命之居守於家秩秩然無不理
也截截然無不齊也一一順承其父之志而無違德化
縣學素無廩給禮殿將圯官職往往以不可支吾而去
郡縣推擇其才俾攝學事會幾何時能勸率鄉之士類

一新孔廟宏壯鉅麗爲諸學甲甃甃圻鏝廟貌器物纖
悉完整若不勞力然以其治於家者覘其他日之移於
官以其試於小者覘其他日之驗於大於是而信其才
之能有爲矣剛直而不苟狗寡特而不妄交日問學於
予與之言聖賢之道悠然有會欣然有得而非耳聽面
從者所可倫於是又信其志之能守也憲府辟爲屬吏
可謂適其宜矣乎雖然吾猶有虞于子才之優而優者
不可恃也志之介而介者不可滿也恃則常嗟然若有
餘滿則常慊然若不足嗟然則所爲有時而太過慊然
則所守有時而不及彼未知學者未可與此子旣知學
其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矣而知之非艱也其尚惕然思所以自警自勵哉

贈清江晏然序

吾座主清江黎先生之孫婿氏晏各然所同字也任播
州儒學正滿如京師謁選過予而行然之婦翁與吾子
年相若然與吾孫年相若予視之猶孫也於其行旣無
財以贖之可無言以贈之乎然之才藝自足爲今世用
前應奉翰林文字范梈德機所授之徒故翰林學士元
明善復初所造之士也德機清苦自持家徒四壁其淑
人也甚不苟復初英邁自恃眼空四海其進人也甚不
易而然之學也得不苟於教者爲之師然之仕也得

易於合者爲之主是豈可於常流例視哉今然之行也將求人之所以貴而已夫人之所以貴在國有定法在身有定分無巧智術可以助然之求無奇計謀可以速然之得予雖贈言何能有益於然哉而不能已於言者以寓吾之情焉耳抑予之所聞貴有二有人之所以貴有天之所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此人之所貴也求之在我得之可必者此天之良貴也然也既得人之所貴而歸其再過予予當以天之良貴告斯貴也然固有之然之然聖人亦然故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斯貴也不考格於吏部不受恩之宰相自初品至極品皆可自致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二

而不資藉於人然今其往哉斯事姑俟他日

送李見翁巡檢序

并詩

往年儒學官之至吏部者員多缺少當路通其變凡應任教授之人俾借注警邏之職吾鄉李見翁以將家子讀儒家書而又工象胥譯鞮之學會公朝差官定兩廣選由象州蒙古字學正授柳州柳城東泉鎮巡檢將赴官詰余別竊惟文武之伎能番漢之語音軍民之政事見翁靡不諳練余復何說獨惟儒生習氣素慕柳州之文每誦羅池碑意椰子猶生也儻有公事上府其往訊前刺史之靈昔之春獵秋鶴精爽今何如也他日官

滿來歸尚以告我 詩曰

武士家聲久文儒國語精初官嚴警邏美譽聽旬旬南海鯨鯢靜東泉牛犢耕儻因公事出一酌柳先生

李季度詩序

李季度居之異姓兄博覽彊記負豪氣數奇不偶家貧身賤發於聲音往往泄不平之鳴才贍思敏所作詩甚富存者無幾孫宏祖嘗持月航舊藁至予序其卷端令泐於壁遺今再示一表曰近藁殊未能得數十之一也不求其說其人又并沉泯其言乎惜哉季度儒流傍及方伎涉獵長生之說精專救死之術余昔養親每借助其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五焉余親既逝後三年而季度亦沒大德庚子也噫三十年矣見其詩惡乎不思其人

送臨汝書院山長黃孟安序

臨川郡城西南門之外有臨汝書院規制崇敞宋淳祐間常平茶鹽使者所建也余昔遊處其中有宿儒揭頤於上有時彥曳裾於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談道義論文章者彬彬也晝之來集者如而夜之畱止者如家皇治聿新黌舍仍舊余於府城之跡侵浸疎矣臨汝爲弱年遊處之地便道經行間嘗一至則雷外之蓬藿如翳楹內之塵坌如積不聞人聲而聞簷雀之啾啾不見人影

而見穴鼠之纍纍其墻壁屋室東傾西頽上漏下濕爲之悒然慙然而已又其後也舊存之樓閣踰六十年而一夕燬於火新墜之棟宇費萬餘株而一旦摧於風不特人禍亦若有天罰焉無他長之非其人也敝極必復蓋理勢之循環數年以來聞見頓異廩有餘粟矣帑有餘幣矣齋廬有絃誦之人矣傾頽漏濕者修且完火燬風摧者亦復巋然跂翼翬飛矣何以前如彼而今如此也得人焉耳人爲誰山長廬陵黃鎮孟安也一書院之弛張隆替關係其人信乎世用之不可以無人也孟安部郎官之曾孫部以儒科儀範鄉里至今人誦其遺文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孟安不墜其家學不泯其家聲畀以黨庠術序之事恢恢乎辦之有餘而未足以展其才也至治三年冬考滿受代將謁吏部選有數千里之後余無財以贖其可無言以贈乎孟安氣貌溫然粹然館閣器也家學誠善矣益思所以懋其學家聲誠美矣益思所以宏其聲未有學優而仕左聲大而響微者他時館閣之望固亦今時庠序之餘也官怠於宦成尚其母怠於宦成之後哉

贈王相士序

中州王生年少而多能既能醫又能相寓荆門之當陽謂京師衆大之區人物之淵藪於是挾二技而來遊將

博其所施廣其所覽也夫二技者能其一已難而兼其二尤難竊嘗聞古之神醫望人顏色以見其病不待問證切脉而後知斯殆與相人同一法扁鵲得長桑君之傳洞見人之肺肝則不但能察外色之顯并與內藏之隱而一目瞭然矣其目亦神矣哉以此目而相人雖咸負又何加焉然則醫與相二術固可通爲一也又嘗聞相人之術相形而不如論心形顯而易見心隱而難知故也生於所相之人每言某賢某否某正某邪是隱而難見之心且能燭之則夫顯而易見之形其孰爲貴孰爲富又何難辨之有故余喜生之能相心愈於世之徒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七

能相形者也然生之至此也熏炙名利之都府所相皆達人顯官其富其貴各已前定余不復問他日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有耕釣之夫果爲賢果爲正而可伊可呂者儻識其人余之所願聞也生以德元名朝佐其字云

贈篆刻謝仁父序

古之天下書同文書之用大矣而右武者云書止記姓名不其小歟然自篆廢隸興晉唐以來楷書相尚而古書法泯如也近代圖書之表識箋牘之緘題古書法乃猶記姓名而存一二謝復陽仁父儒家子工篆刻余每視其纍纍之章而喜豈直爲其筆法刀法之工哉盖庶

幾其存古而將與好古攷文之君子徵焉

贈竹隱醫士序

昔扁鵲秦越人得長桑君之術以醫行天下遍歷諸國
徃徃各隨國俗所尚變易其名以售其術或爲帶下醫
或爲小兒醫吁秦民誠多能然巧於售其術也亦甚哉
故一望桓侯而識其有疾可謂見病於未然者矣桓侯
之不信也反疑其好利而以不病者之病爲病竟至於
死夫孰不以桓侯爲愚噫豈惟桓侯哉世之安其危利
其菑護疾而忌醫者總總而是也醫能治之而弗使此
洛陽年少之所爲痛哭流涕也豈獨桓侯於扁鵲爲然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元

哉然則爲越人計者宜何如曰深藏而不市必俟夫人
之求不得已而後應自貴自重於已庶乎其見信見用
於人也或曰子爲醫者計則可獨不爲病者計乎且無
乃楊氏爲我之學而非仁人扶危急救之心乎曰然救
急扶危仁人有是心也危且急者不我信不我用也則
奈之何哉必夫人之見信見用也而後救急扶危之心
得以遂善售其術者無他亦惟自貴自重而已矣吾是
以於竹隱醫士之行懇懇爲是言也竹隱隱於醫者也
一旦羣然以詩憇患之行四方是欲顯其術也吾之意
唯恐術之不隱愈隱則愈貴愈貴則愈重愈重則愈信

愈信則愈用愈用則雖以隱自名而其名豈終於隱哉
歸覲蕭令君試以吾之言問焉

送謝見山序

人之一憤激感發而前後若二人者故曰士別三日當
刮目相待謝峴見山以地理術遊臨川清江諸郡所至
避席樂安夏氏尤尊信之既而夏從他師窺破秘妙禮
謝頗不如昔謝歉然自愧竟去未幾再來則其術頓進
較夏所得靡毫髮殊而又加密焉夏乃大敬服其師亦
大敬服喑喑語余余初未遽信驗之果然於是益大敬
服夫江西之有是術也蓋自唐末通禁省秘文者避亂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五

而南授之賴人流布浸廣然其術往往秘而不傳傳者
非其真也剽其似冒其號耶人門戶而自售者奚啻百
千萬人見山之術已盛行於時能不自足深入雩都禮
碩師而師焉遂得其真一蹴而可接楊會氏之傳吁異
哉余觀今世所謂儒能舍己從人而至其所未至者寡
矣儒家不能而術家能之可不謂百千萬人中不一有
者乎雖然余竊有慮己之能不多有人之知者亦不多
有百千萬人而不一知也今而再過昔所經從之家彼
視其外猶昔也孰知其中乃大不然而其目非復昔時
之目哉屠龍伎成而無所用其巧古所嘆也雖然世無

智人福人則已有則必識必遇見山其行將有竦然驚駭以爲天仙降於人間之人也聰明絕人者也天將昌其家者也

贈鄧自然序 并詩

天地間六氣少陰君火之暄和不爲病陽明燥金之清肅雖能爲病而其病亦微非如厥陰木之風太陽水之寒太陰土之濕少陽相火之暑中人傷人之甚也然寒暑濕之中傷也或專一氣或合他氣其名證亦不繁雜故治寒治濕治暑者曰寒曰濕曰暑而已獨風之一病不止曰風而曰諸風蓋風善徧善散不一名不一證必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曰諸而後足以該之寒濕暑之病則不曰諸也今世醫流大率治四氣中傷寒爲先務若風之多名多證或不能一一徧治也於是風有專科焉有秘傳焉論者遂視風疾與勞氣腫三疾同謂非專科秘傳之醫不可也嘗見病風者醫不能治又不遇專科秘傳之人或以而不痊或危而不救悲夫青雲鄉所真觀道士鄧自然專科醫風其秘傳有自能愈數十年不愈之疾吾親聞其神驗數四矣有此奇術而知之者猶鮮自然亦珍重而不銜鬻因曠古之爲國每患無賢及至有賢不知不用何以異於此哉醫治病而不使賈太傅之所以痛恨也歟

乃作詩贈自然曰

治風徧了諸風狀論病推爲百病先林下散人他相淡
豪中秘訣此科專屠龍不費家金學扁鵲親逢禁藥傳
多少世間醫國手實高名晦亦堪憐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八終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三

07218



